

新 聞



5

刊 周 聞 新 國 中

龍 賢 唐 : 編 主 兼 人 行 發

第四卷第四期要目

—— 民國卅八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

大報 費 一 千 字

論政治家的風度

(專欄評論)

「聯合政府」與「分疆而治」

(政局展望)

中共提「最后通牒」之謎

(側面消息)

北平三「神祕人物」飄忽去來

(側面新聞)

武漢外圍戰鳥瞰

(軍事觀察)

南京「四一事件」真相

(綜合報導)

傅秉常的外交路線

(外交側聞)

張羣王世杰在溪口之會

(新聞縮寫)

郭德潔邀龍雲出山

(新聞縮寫)

徐道鄰感慨話滄桑

(新聞縮寫)

北平和談一週間

(北平通訊)

中央銀行拋金記

(上海通訊)

春水星火的台北學潮

(台灣通訊)

安慶之戰與渡江

(安慶通訊)

中共「解放」後的濟南

(青島通訊)

歐遊雜憶

(新聞小品)

專欄
評論

論政治家的風度

王浩

謹以此文勗勉國共雙方的領袖

活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大多數屬政客之流，很少是真正的政治家。所以我們要想認識政治家優良的風度和本來的面目，的確非易事。

就古代人物來論：有人說，謝安石算是一個具有政治家風度的人，他胸懷大志，但是終身不過，而他還處之泰然，抱膝而作「采父吟」。又有人說，諸葛孔明也是一個具有政治家風度的人，他在未出茅廬之前，是拿「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來修養自己的，等到抓住可以施展他的抱負的時機一到，於是就「三分割據紿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儘量發揮他的才能了。一直等到他把「阿斗」扶植不起來，環境不容許他繼續發展才能的時候，也只好承認失敗，無可如何矣。還有人說，漢高祖劉邦也是一個具有政治家風度的人，他在打江山的時候，和項羽對陣數日，項羽急於和他決戰，他却不理不睬，弄得項羽把他的父親和項公高置於對陣，向劉邦說：「今不意下，吾秦太公！」但是劉邦仍舊一點也不着急，並且說：「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日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強而弱，則幸分我一杯羹！」劉邦「公」而忘私，連他自己父親的生命也淡然視之，這絕非一個普通政治家人物所能做到的事。其實，上面這幾個個人的典型，都不足顯示一個政治家應有的完善風度。劉邦是歷史上運用權術陰謀的能手，根本談不上風度。諸葛孔明和謝安石，雖在個人修養上非常成功，但仍非真正的政治家。因為，一個政治家不一定要成功，如果爲了大多數的人民，即使犧牲了他自己的成就，而成全別人，這種捨己爲人的精神，便是一個政治家最優良的風度。記得羅斯福和威爾遜競選美國總統之前，彼此互相指責，不遺餘力。但等到羅斯福競選獲勝以後，第一個致電賞給他的，正是威爾遜。這並不是威爾遜特別偉大，而是在比較民主的國度裏，必須要有這種政治家的風度，才能獲得人心。正因為有這種精神，才能夠不驕，也不必。

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必須要有「一貫的政治理想，由這個政治理想而產生政治政策，公開請人民來加以選擇。如果政綱政策被人選中了，這個政治家，就要表現出休有容的偉大風度，說說笑笑去實行政策，以期把這個人心，爭取人民的更堅信仰。如果不幸竟被人民所拋棄了，也應該有接受失敗的勇氣，毅然退讓，虛心檢討，努力學習，準備爭取下一次機會來臨的時候，再受人民的公正選擇。這完全和外國人在運動場上所表現的賽球精神一樣。比賽之前，大家揮拳互擊，彼此非常客氣；比賽進行的時候，各顯身手，毫不相讓，努力爭取錦標；比賽完畢，大家再互相握手，勝利者要感到「真是對你不起！恕我先告了」。失敗者要覺得「我已很領教過你了，真是你比我行！」這樣打個乾淨利手，才能做到所謂「勝不驕人，敗不尤人」的氣概！一個名歷史家說，一個大政治家所應有的風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翻開民國以來的歷史來看，能夠說得上具有政治家風度的人，首先應該推孫中山先生。孫先生有「一貫的革命理想，畢生爲實現這個理想而努力，四十年如一日，

歷經艱苦患難，其志始終不懈。孫先生的目標，是要革命，要解救中國人民的痛苦，故凡能投効革命而站在革命戰線之下的人，他都一視同仁，毫無偏倚，毫不私袒，甚至像陳炯明那類翻臉投機份子，時而加入革命陣營，時而背叛革命，砲轟總統府，但孫先生在事變後還是原諒他，讓他自己倒下去，然後自己毀滅。至民國成立，國內惡勢力膨脹無已，他看到大勢既無法挽回，只好擺脫政治，埋頭從事實際建設工作。一部偉大的實業計劃，便是在那個時候完成的。孫先生一生都在爲人民打算，並沒有爲他個人打算。所以，他能對成敗得失，毫不計較。

其次，如胡漢民先生，也算具有政治家風度的人。他和孫先生的革命歷史頗久，當民國十三年孫氏北上時候，他就在廣東代行大元帥的職權。但是等到北伐成功，他和他當時中樞的意見不和，一度還爲了這個原因被軟禁在湯山，但他既不肯輕易犧牲自己的主張，以換取當朝顯貴。也不採用賄賂證信傳單的手法，聊洩胸中氣悶，只是毅然隱退，遨遊歐美，靜觀大局變化。凡是熱中政治的人，都是「不甘寂寞」的，唯有政治家，才能「提得起，放得下」。也可以「放得下去」。

當前時局的演變，正是一個偉大時代的轉換階段。也就是人民選擇政策，和政治家表現風度的一個考驗關頭。今日共產黨與政府所處的地位，適與三年前政府與共產黨所處的地位相反，政府因有過去的勝利態度，才招致了現在的失敗結果，而目前政府是否還要如邵力子所說：「沒有承認失敗的勇氣」呢？還是等到北伐失敗的教訓！中共深知而且體驗了歷史上的前車，是否也要以報復方式重走舊路，抑係另行開闢一條新的途徑？此從正在進行的和談中，即可獲得一個很正確的解答。

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凡凡深具自信而確強有力的政治集團，在得意時候，必須得宋各方所長，處處顯出決大風的寬厚氣度，積極方面樂於容納與己，消極方面不願多樹敵人，這樣才能集合人力財力，圖精圖治，養生將息，以冀建設社會，改善人民生活。在失志的時候，亦決不苟延殘喘，繼續政治地位，或是窮收無賴，不惜用任何手段，企圖保留自私的特權。而坦率的承認失敗，虛心的接受失敗教訓，惟有低低俯首的政治集團，才自能容納。唯有承認失敗集團所包圍的政治人物，才委自辱大，不能表現「大丈夫」能屈能伸的精神。基於此，國共雙方只要都有政治家，都能把人民之前進出政治家的風度來，所謂「中會談」，再根據前總統蔣介石本年元月且告之毛澤東在三年前所說「重慶舉行雙中會談」和特向毛澤東致電，表示願意把負歷史上一切過失的責任，而毛澤東在四月九日致復字代總統的文電中，宣示中共將採取寬大政策。凡此種種已有很多明顯的事實告訴我們：時代正在給我們培育政治家的風度，所以，我們對於目前的大局，並不過分失望。我們甚願國共雙方的領袖，都能以歷史的最嚴厲爲教訓！（四月九日）

聯合政府與分疆而治

本刊政治記者

(政局展望) 在徐蚌會戰以前，報紙雜誌的政論文章，頗多比較國共爲南北朝，而希望國共從此分疆而治，各在政治上作競賽，俾人民於靜觀比較以後有所抉擇云云。這一個主張，當時甚爲政府所不悅；特別是民社黨第二號首領的伍朝樞，自在一「大公報」發表了類此的南北朝建議的「伍朝專論」後，南京當局尤露愠色，於是伍氏遂不得已而離滬遁港。

然而世事演變多端，曾幾何時，已形成本日國共實力懸殊的局面。上至孫科其人，俾厚而臨主，下至三四流黨政客，無不轉而要求劃江的南北朝之再現。即任行政院副院長吳鐵城，在廣州的立監委集會上，不止一次的強調過「長江是一道天然的界線」。與二陳接近的上海市參政會議議長潘公展，於此返粵吳與吳里掃幕時，對潮州父老演說時局的茶會上，也說：如果我們讓出了大江天險，則一切俱將無從談起。而廣州方面的實力派，更是堅決的如此要求。從這許多言論和跡象上看，都足以正面或側面的反映條件的成熟。

至於負責實際國防的政府大員，雖無明顯的真情流露，但從實際行動中，却更能表示其長江必須保有的意向。在粵中，儘管番禺、武勝關、花園都一田家鎮、武穴，都是防務日趨加強；特別是長江中海最大橋頭堡的漢口，國軍在必守。下游情形亦然，廣大的皖北蘇北都讓出了，却斤斤於守住安慶、土橋、裕溪、兩浦、十二圩、龍高口等北岸據點，目的也是爲了確立天險。

半年以前，提出南北朝的主張，被認爲居心叵測；而今日則察可謂達到其實現。國民黨的政行行情的一落千丈，亦或可謂諷刺的求其現。然而天下事，往往事與願違，政府盼望速保南朝之愈切，中共的進而一統天下之心亦愈膨脹。毛澤東的八項條件的最後一條，即明白規定「建立有國民黨反動黨參加的聯合政府」，中共已絕對沒有國民黨反動黨參加的聯合政府」的，即適合毛澤東的特殊化地位，中共亦在努力使之扭轉，深恐毛澤東將落在「國際托管」之類命運，中共是非非常渴望滴水不漏地解放全國。因爲他們深知分疆而治

的後果，將使中共的既得勝利逐漸沖淡，甚至抵銷。第一：在政治上，他們的口號是「革命到底」，藉此以號召一大羣「政治的熱心者」，參加他們的遠景燦爛的戰鬥行列。假如一旦止步於江岸，則幹部情緒上的高潮，迅將低落，而陷入「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的窘境。第二：在經濟上，北國久經兵燹，地方元氣大傷，雖然工廠資源埋埋地下，但此非一蹴可幾之事，從開墾，重建而形成工業化，真是談何容易。而大江以南則爲魚米之鄉，三年內戰中，雖飽受通貨膨脹之摧殘，但潛在國力依然無比強大，自與北國之淪爲拉鋸狀態不同。國民黨之保有大江兩岸，如能調劑國力，實不難重振旗鼓，死裏逃生。第三：在國際形勢上，大西洋公約業已簽訂，太平洋公約尚在醞釀之中，正在鋼架考察之地，固守以待世變，則白宮一旦發覺國民黨已在南方立定腳跟，則新的美援或將袖然而廢。那時，美國於接受三年來對華政策的慘痛教訓以後，或會放棄其過去援助國民黨政府的吞吞吐吐的手法，而伸出積極的明目張胆的援手。這一新形勢自於中共非常不利。

但好衙大出，也不是沒有奇蹟，至少在兩種情形之下，中國可能出現一個短時的南北朝。第一個根據，是基於莫斯科的態度。克林姆林宮也和白宮一樣，他們對世界的安排，都是先經過東北，誰都不願兩面作戰。當中共軍事自濟南起，其過程之輝煌顯赫，真可謂一日中天下之頂點，然而在蘇聯的報紙上，居然寂寞地刊以短行，位置，平鋪直敘，不加評語，更不予誇張。在這同時，反美親共的美籍女作家史風期，又被蘇聯逐出出境，據傳被逐的原因之一，即由於史風期女士爲中共的軍事勝利而振奮，不止一次的要求前往華北一行，以致爲克林姆林宮所不滿云云。果如上述，則知蘇聯在中共的發展，是希望他適可而止的，適可而止的界限在那裏呢？無疑的，滔滔長江是一道比較理想的天然界線。中共必欲渡江而南，則中國大陸的均勢立見消失，對於美國在遠東的地位，實爲一種極大的威脅，當蘇聯正在西方傾其全力以對抗大西洋公約的現階段，顯然，彼必不

願在東方再予美國以過份的刺激。克林姆林的這一認識與策略，不用說，對於中共自己說，是一個獨立的自主的命政黨，否則，我們不想想像中共對於拒絕接受此項約束。國共之可能竟敢奇蹟，造成妥協，此其一端。

其次，在國共所控制的領域現有完整的西北與西南無轉關的餘地。因爲政府現尚擁護有完整的西北與西南，轉關邊及新疆、青海、西康、寧夏、綏遠等邊陲省份，齊、察、陝、鄂，都只保有江南濱海之地，轄境未及到秦而西；趙宋（南宋）疆域較大，亦僅多了四川與陝西，也根本談不甘、寧、青、康與西藏。而今日政府區，海上至綏包，北歷上述化，西降至康藏，天南至瓊崖，海外有台灣，此歷史上的任何南朝都要寬闊得多。在某種情形之下，相信政府未嘗不可讓出長江以北的綏遠、寧夏、陝西、甘肅、新疆等龐大地區，以換得真正控制權，則幾乎有三分之二的中國，這不是短時期內可以消化得了的，他當然也需要一段喘息的時間，以從事開發與建設。論中國形勢者，均知在北而不南，中共內部的有識之士，自甚明白：與其倉促席捲全國，形成嚴重的消化不良症，甚至飽至厭死程度；何如先吞下北中國，慢慢的消化咀嚼，同時以重兵監視江南，則長江以南，國民黨的一鳴一靜，無不瞭若指掌，大江以南還不遲早他們的嗎？國共之可能竟敢妥協，暫時形成南北的奇蹟，此其二端。

現在，李代總統在四月八日致毛澤東的電文中，已重申採納中共所提八項條件作爲政改基礎，並強調願與中共共推手，及與各民主人士協力建設新中國之使命。則顯示政府已漸有同意建立「聯合政府」的意向。惟據局內人透露，在聯合政府組成以前，國民黨堅持只允中共工人人員渡江，軍事事項則仍止步於北岸，以聯得全統整軍之實施。而中共則反是，他們希望軍事渡江與建立聯合政府雙管齊下，至多在和談時期暫停停步而已。準是以觀，即使雙方同意組織聯合政府，但其實現的過程依然是路途迢迢，夜長夢多。（四月九日）

傅秉常的外交路線

本刊記者

親蘇乎？抑係美蘇同親乎？ 一切都要看此次和談的結果！

(外交側聞) 此次何敬之將軍發表行政院長之後，全部關員名單，過了幾天才見報，據說整理的主要原因，厥在於外交部長一職的決定。

在南京，現在是和談至上，李代總統如何將軍出來，便是爲了要和談順利進行，和談的對象是中國共產黨，如果中央的後台是蘇聯，則爲表示對蘇好惡起見，依國際上的慣例，就是召回駐蘇的大使出任外長，這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本來不應該有所藉口。

問題還是出在最基本的地方——就是國民黨內對於和談的看法。認爲對方確有誠意，和平絕對可期，並且不惜受任何條件以求和平的人士，均竭力擁護傅氏出任外長，有些在京的國民黨立法委員，甚且宣稱如果傅氏不出任外長，他們即不主持何敬之組閣。

另一部份國民黨右派的高級幹部，認爲對方對和平是否確有誠意，無人可以預測。而近來皖鄂兩省沿江一帶的軍事行動，以及林彪部隊南下徐州等動作，都對和談的前途蒙上了陰影。那末在傅氏出任外長以後，恐怕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影響國際觀感，減少援援，那時欲圖以實力來對抗共黨，恐怕更多困難，豈不是偷雞不著，反而賠了一把米？

因此，持後一種看法的人士——倒並不一定主戰派，當然事實上是在廣州的國民黨高級幹部爲多——就反對傅氏的出任外長，其中以潘朝英等五十餘名留顧立法委員態度最爲堅決，潘氏甚至公然對記者表示反對的見解，三月二十一日在留顧立法委員的集會上，經過三小時的激辯之後，由余漢謀，劉文輝，潘朝英，白如初，林等五人起草宣言，公開發表，第一點就是針對傅氏而發的，大意是：外交政策以維持原有傳統關係，與愛好之國家敦睦邦交，不宜多所變更。

這還不好，同一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委員長團會，討論新聞名單，也獨把注意力集中在傅氏身上，認爲他不適宜於此時擔任外長，會後擬請主席鄧魯特地用長途電話與何應欽商量，希望他重新考慮。

更進一步，這一部份人士又直接地提出了三個職業

外交家來代替傅秉常，這三個人是顧黑農，張彭春和胡世澤。說起來倒都是無黨無派的角色，並且和國民黨內任何派系，都沒有太密切的關係。

他們說自北伐成功以來，國民政府屢曾引用了北京政府移交下來的職業外交家，但很少有擔任外交部長的，從抗戰前兩年算起，如張羣，王寵惠，宋子文，王世杰，吳鐵城等等，都是以行政，財政，法律，教育或黨務起家的人，其中只有一個郭泰祺，算是職業外交家，但爲時甚暫，其間只有郭泰祺已經退休的顧慶或，在聯合國服務的胡世澤或張彭春來出任外長，則不但會得罪一個個黨人，而且以他們的長久經驗，和熟練技術，或可使中國在這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安然渡過。

可是，終於在蔣主席和人士的堅持，要做出一切可以表示求和誠意的姿態，何敬之便以「好不容易組成一個內閣」的講笑話口氣，輕輕地拒絕了留顧中常委中政委和國民黨立法委員的建議。

現在傅氏出任何閣外長，業已明令發表，接下來的問題就不是客觀上的而是主觀上的了。這可以分作三方面來講：第一，傅氏會不會接受新任命？第二，傅氏如接受外長職務，是否一定親蘇？第三，傅氏如確想進行親蘇政策，是否可能行得通？

爲答覆這三個問題，我們得先追溯一下傅氏的背景：傅秉常是廣東南海縣人，一八九五年生，今年五十三歲，香港大學畢業之後，就跟已故外交官宿仕朝隨同留學外交事務，其後獲有倫敦大學的甲級獎章和法學博士學位，民國十八年出任我國駐比公使，二十年返國任廣東軍政府的外交次長，同時自十七年起，他兼署立法委員，自三十二年起又擔任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自二十四年起，他又兼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在三十三年與三十二年之間，他兼任外交部次長（那時的部長是王亮鳴），三十二年出任我國駐蘇大使，以迄於今。

所以從他的過去來說，在他出任駐蘇大使以前，並無親蘇的迹象。說他親蘇，倒毋寧說他親美，來得更恰當些。我們看到，自北伐以後，他在國內政治上關係最

密切的是孫科，他的出任駐蘇大使，也是孫科力保的，因爲那時孫科還是國民黨內「前進」分子的領袖，中蘇文協的會長。

在蘇聯，傅氏因爲並不能真正代表國內當局，也就不能受到當地政府的重視，據說許多中蘇問題，倒多是在重慶或南京由蘇聯駐華大使與我國外交部談判解決，或即在新疆或東北局部談判解決的。傅氏身爲全權大使，而無全權處理一切，那自然頗爲遺憾。這一次以時來運來，外交部長輪到他的頭上，正可一展雄圖，照理想應該毫無猶豫地接受下來的，可是自他的新任任命發表之後，記者去問他，他初則宣稱還沒接到政府的命令，在何應欽三月二十三日發出促傅氏電報之後，他又說或許要先到巴黎去一下，同時並且說正與國內電訊交換各項情報，以供決定就任與否的參考，最近則直說要回國之後，才能決定做不做外交部長。據七日電訊，傅氏於六日曾往蘇聯外交部告別，由蘇聯外交次左林接見，傅氏對蘇聯當局之協助，表示謝意，左林則感謝傅氏擔任中國大使及莫斯科各國外交官主席之榮譽職務。傅氏將於翌日離莫斯科，取道斯德哥爾摩及倫敦飛港然後再由蘇北上南京，抵京的日期，預計在二十二日左右。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一方面固然是因爲有廣州方面中委立委的反對，一方面則因對於未來的任務，沒有十分把握。

南京主和派的人士是要他執行親蘇抑共的政策，實際上是非常矛盾的。因爲，據說蘇聯與中共原是一而二，要親蘇就不能抑共，要抑共就無法親蘇，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然而現在何內閣却出了一個難題目，要傅秉常去做文章。傅氏秉性忠厚平易，胆小謹慎，並無非常傑出之才，記得他在重慶擔任外交部次長時，每星期不敢在書面公文以外，多講一個字的。對於記者的問題，一律以我想我未能即奉告告答，弄得後來許多記者一尋他出來報告，就起躬身走了。

以這樣小心謹慎的性格，和從他在莫斯科的成就來看，若說他就任外長以後，一定會推行極端的親蘇政策，完全不合於美意的，反觀，誠是一大大疑問，問題是否會由於這種種關係，很可能的使傅氏上合之前，獲有親蘇的虛名，空勞負了主和人士對於抑共的期望，而結果則是既親不了蘇，也抑不了共，這便是傅氏爲何遲遲不肯接長外交部的內在原因。（四月九日）

所以從他的過去來說，在他出任駐蘇大使以前，並無親蘇的迹象。說他親蘇，倒毋寧說他親美，來得更恰當些。我們看到，自北伐以後，他在國內政治上關係最

密切的是孫科，他的出任駐蘇大使，也是孫科力保的，因爲那時孫科還是國民黨內「前進」分子的領袖，中蘇文協的會長。

在蘇聯，傅氏因爲並不能真正代表國內當局，也就不能受到當地政府的重視，據說許多中蘇問題，倒多是在重慶或南京由蘇聯駐華大使與我國外交部談判解決，或即在新疆或東北局部談判解決的。傅氏身爲全權大使，而無全權處理一切，那自然頗爲遺憾。這一次以時來運來，外交部長輪到他的頭上，正可一展雄圖，照理想應該毫無猶豫地接受下來的，可是自他的新任任命發表之後，記者去問他，他初則宣稱還沒接到政府的命令，在何應欽三月二十三日發出促傅氏電報之後，他又說或許要先到巴黎去一下，同時並且說正與國內電訊交換各項情報，以供決定就任與否的參考，最近則直說要回國之後，才能決定做不做外交部長。據七日電訊，傅氏於六日曾往蘇聯外交部告別，由蘇聯外交次左林接見，傅氏對蘇聯當局之協助，表示謝意，左林則感謝傅氏擔任中國大使及莫斯科各國外交官主席之榮譽職務。傅氏將於翌日離莫斯科，取道斯德哥爾摩及倫敦飛港然後再由蘇北上南京，抵京的日期，預計在二十二日左右。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一方面固然是因爲有廣州方面中委立委的反對，一方面則因對於未來的任務，沒有十分把握。

北平三神祕人物飄忽去來

(一)
【圖面新聞】這是一個從頭到尾祕密的
故事。

「北平有人來」的消息，在事前除了政府極重要的人員外，誰也不知道有這回事。

據傳，原來在張治中率領的政府和代表團沒有離京之前，關於平津間的交通工具問題，政府就已經與代表團商議處有一個決定，祇要北平需要飛機的時候，隨時可以拍電報來京，但是必須經過張治中親自許可後，飛機才准飛去。

這次中國航空公司(C.A.S.)就飛機到北平去，誰說張治中不事前不知道，他就是飛回來，且帶來三位祕密人物的事，他也是不知道的。

那麼，這究竟是誰拍電報要飛機到北平去呢？
根據某機關人士的談話，以及黃啓漢的祕密來京，我們可以歸納出下面一個小結論：三位祕密人物的來京，是李德純就私人代表黃啓漢留在北平數月的工作結果，與政府和平代表團並沒有關係。

(二)
四月五日上午，中國航空公司的C.A.S.號飛機奉命先飛青島，然後再轉到了北平，下午三時半又起飛，直到六點五十分才安然抵達南京航空機場。
事情巧得很，當飛機降落機場以後，除了飛機場有兩位記者(其中一人是位攝影記者)以外，沒有人在場迎接的人。這四位「北平客」一下飛機，就覺得驚奇，「爲什麼沒有人來接呢？」一位戴深度近視眼鏡的先生道經過在場的某記者和同來的人們說。後來經過記者向他說明來意之後，這位戴眼鏡的先生便問：「總統府

電話號碼是多少？」於是，他便依照所告訴他的號碼撥動轉盤，之後，他對者發話說：「我是劉仲容嗎？爲什麼沒有車子來接？……我是劉仲容……」就是這個××字了鬼。某記者沒有聽清楚劉的正確發音，於是隨筋一動，便將劉仲容×與劉仲華或一個人了。這就是京滬各報傳出「劉仲華」來京的淵源。

飛機降落了十分鐘之後，總統府侍衛長李宇清領了三部黑色小轎車開到機場，四位「北平客」便匆匆上車而去。在臨行之前，那位戴眼鏡的先生告訴某記者：「我住在代總統官邸。」其餘的三位却很少講話。

據說這三位神祕人物之一，乘汽車離開機場後，中途即單獨下車，在夫子廟小食店吃飯與理髮，均未爲人注意。這三位人物，直到如今(四月九日)仍爲大眾所稱呼的「祕密人士」，其中一位是個老頭子，中等身材，穿黑呢大衣，另一位又矮又胖，白首而鬚的孔祖，中年人。另一位又高的身材，穿一件粗布長衫，長鬚飄，滿口東北腔。

據與這四位「北平客」一齊由北平來京的某空中心人氏說：「這四位之中，除掉那位劉先生以外，都是土頭土腦的人物，絕對不是政府代表團中的人員，看樣子，一定是北平第三方面的代表。」

後來，官方發表消息，證實這三位祕密人物，確實是北平第三方面民主人士的代名詞，其中兩位爲正式代表，一位爲隨員，他們的任務與上海和平代表團地位時差不多。另一位被稱作劉仲華的先生，其實是個劉仲容，早先是華中副團總部的參事，隨後他轉入北平行轅，仍任參事，北平解放前留在北平，這次是隨着三位祕密人

物同來的，他並沒有負什麼特殊任務。這三位人物究竟是誰呢？據記者們多中，知道這三位祕密人物中的兩位代表之一叫李民欣，是李濟親密的朋友，另一位是劉子衡，據說是劉仲容的父親，但又不太像。那位隨員則有人說姓王，有人說姓趙，也有人說並非是隨員，而是朱福山。總結起來說，據說神祕人物跟蔣主席冠冕堂皇的私交都很好，與李宗仁何應欽的關係也不壞。政府所以將他們的姓名說而不宣，據說這裏面又有一段緣故：因爲上次上海和平代表團自北平返京，曾有某第三方面人士同來，到京後爲人所悉，該第三方面人士後到上海，旋即失蹤，有以上這一段前車之鑒，所以政府遣一次是諱莫如深了。

(三)
又說到劉子衡不是劉仲容的父親，但與劉仲華亦無任何血親關係，前者是湖南人，後者是陝西人，仲華是李德純統帥北平的私人代表，仲容則先是白崇禧的一位參事，後來當李宗仁在北平行轅主任時，他便從白崇禧那裏轉到北平行轅仍任參事。

據說，劉子衡是一位老「革命黨」人，在北伐之前，曾隨中山先生奔走革命，陳漢分裂之後，便離開了仕途，開始反對國民政府，因之先後經過兩次被捕入獄，二次均由邵力子保釋出來。出來之後，便到北平去住，一直住到北平不解放為止，這位劉先生才重新再起，開始爲和平奔走，希冀能作國民共之間的橋樑。

關於李民欣，這位人物很神祕，大家對他的過去很少知道，也可能他是某知名人士的化名。不過，據某接近官方的人士說，他是李濟革命委員會的主任之一，這次可能是代表李濟來京的。但就另一官

方消息：這三位代表代表是第三方面五十餘個政黨，代表各民主人士來的。

(四)
三位神祕人物到南京以後，住的地方代總統官邸不用說是極祕密的，據說：外面有時也打電話給他們，但卻稱他們爲「××號房內隔壁的兩位先生」，而決不提他們的姓氏。

他們的行動既然是這樣祕密，所以他們所帶來的任務當然更祕密了。

雖然代總統的智囊團——程思遠、黃雲龍、邱昌渭、甘介侯——一再公開向記者們表示：「他們是代表第三方面人士來的，來向政府表示第三方面人士對和平的意見，並表示願意支持和平，他們相信和談會順利進行。」但另一方面却又傳出：「他們帶來有共方的意見，他們極擁護中共的八條件，他們說：北平民主人士對政府的態度，比中共的氣焰還高，因爲他們在過去曾受過政府的迫害。」

正當大家在猜想這三位祕密人物來京的使命時，美國合衆社的駐南京記者×××却拍出了這樣的一則消息：「此等代表備有致李德純總統電稿，其中包括執行毛澤東的八項全案和平條件的詳細建議。」並且傳說中共已由該三位祕密人士帶交李德純總統最後通牒一件，主談於本月十二日以前成立一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正主席，由李德純任副主席，如李德純不答應，中共便立即讓江。

這消息傳出後，立即便被政府各方面的人士所一致否認了，但據信可靠方面稱：這消息是由美國大使館方面傳出來的，因爲中共已正式通知各國駐華使館了。

李德純總統的智囊之一，四月七日夜告記者們說：「我們和談沒有什麼最後通牒提出，和談更沒有破裂，因爲和談根本還未開始，那裏就被破裂了呢？」同時他並說：「和平談判沒有結束之前，共黨絕不會讓

中共提「最后通牒」之謎

大局現正醞釀巨變，和戰前途，即可揭曉！

（側面消息）這次張治中所率領的和平代表團，在去平前夕，雖然表面上並未有任何具體方案，但對於毛澤東的八大條件，經過中樞樞密的研討，和張口的同意，中央的確備有一個相當重要的「腹稿」，交由張治中等帶到北平，與中共方面協商。此「腹稿」經記者十日來苦心搜求，探悉其內容大致如下：

（一）在和談期間，希望中共不要「軍事渡江」，最好經由國共雙方領袖，先行頒發停戰令，就地停戰，一切以和平方式解決。

（二）關於懸賞戰犯問題，希望中共能夠讓步，俾能保持若干人的「面子」問題。

（三）廢止憲法問題，可予修改，俾使憲法能成為各黨派均可接受之憲法。

（四）廢除法統問題，如果將來成立「聯合政府」，則法統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五）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問題，只要「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亦能同時解決，則一切有關中英，中美等不利於中國人民的條約，均可協商廢除。

（六）整編軍隊問題，國共雙方應同時實行。整編後之軍隊，應完全屬於國家的，化除軍隊私有制度。

（七）召開各黨各派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由國共雙方先推選代表，名單再從長計議。

（八）沒收敵產問題，改革土地制度，俟聯合政府成立後，此點當無任何問題。

（九）國共應實行防區，在聯合政府未成立前，雙方應暫行分區而治，最好以長江為界。

（十）政府對於京滬控制權問題，不能讓出。

上述十條，完全是根據中共毛澤東的八項條件而擬。甚至當張治中上飛機時，張學溥特別轉來張口方面的意見，表示其他均可酌量讓步，但對於京滬控制權一事，却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希望張氏能竭力爭取，所以政府和代表團「一到北平，便將此意轉的向中共李劍、黃相城、劉斐、李蒸等，便將此意轉的向中共副主席周恩來提出。但中共方面則認為：

（一）國民黨既已宣佈以毛澤東的「一二四聲明」為和談的基礎，則國民黨為了表示對於和平的誠意起見，應該全部無條件並且澈底執行毛澤東的八項條件，不允有絲毫含糊。

（二）中共方面堅持，不論和平前途如何，中共軍事部隊應維持「和平渡江」。國民黨不應該予以阻撓，如果加以阻撓，便表示國民黨對於全國的和平無誠意。則人民解放軍，便應該繼續前進，直到國民黨反動派全部放下武器為止。

（三）關於戰犯問題，中共方面原則不變，惟在實施的程度大小而定。

（四）如果國民黨當局對於毛澤東的八項條件，在四月十二日以前，沒有明確的答覆，和具體的表示，則中共當局便將命令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渡江」。

因為雙方距離的條件如此遙遠，故正式和談，便一延再延，一直延到本月十日尚未正式舉行。在這期間，政府和代表團的工作幾全陷入半停頓的狀態中，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相城等，雖然竭力與中共當局懇商，均無絲毫進展。於是，張等只好頻頻以電話向南京方面請示。在南京的李代總統，目前的處境，雖較一個半月以前為優，但決定的全權卻依然在張口，而不全在南京。故往返磋商，亦需時日。但中共方面却不顧當時費日，乃於四月五日以一「備忘錄」一份，正式提交政府和代表團，限令在三月十五日以前必須完滿答覆。該備忘錄的措詞，雖甚溫和，但態度却極為堅決，謹將內容如下：

（一）要求在和談未舉行以前，做照北平方式，先由國共雙方組織一聯合委員會，由毛澤東在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商討如何整編國軍，接收京滬和華南一帶政府所遺留下的政權，以實施毛澤東的八項條件。

（二）希望政府明確表示對毛澤東八項條件的態度，即「是」或「否」，不能再行拖延。

中共對於該項備忘錄，本擬定政府應于四月九日以

前答覆，後來又延遲到十二日，如政府逾期仍無表示，則中共便將軍事渡江矣。

因為該項備局無法打開，故留平之第三方面人士，為了促進和談起見，乃於四月五日推派李民欣、劉子衡、朱耀山等三人，隨同前北平行轅參議劉仲容赴飛機場，一方面代中共轉致該項「備忘錄」，一方面申述第三方面對和平的意見。

該三「神秘人物」抵京後，當晚即與李宗仁、何應欽等舉行密談，一直談到深夜始散，並未獲有具體結論。第二天，即四月六日，何應欽便悄然飛穗，以該項條件正式向廣州提出「最後通牒」之說，並同時向政府方面，已非正式通知駐京各國外交團，謂共軍將於十日內渡江，希望隨時準備應戰。一時風風雨雨，聞得南京城風聲鶴唳，大有暴風雨即來之態。政府方面發言人，雖然一再否認此事，說此純係捏造，一定是反對和平的人故意放出空氣，藉以破壞和談。惟四月八日，南京政治圈中的氣氛的確非常低沉，而傅厚崗官邸主人的心情尤為沉重。同時，張治中亦由北平來電報告北平和平和談的困難，因中共對於八項條件，不允讓步，且對懲罰戰犯一項，仍堅持甚烈。故李代總統遂於四月八日，由雲霄邸起草了一通致毛澤東的專電，除重申和平誠意外，希望中共能堅持戰犯，則縱有湯漢之刑，彼願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辭。電報拍出發後，李代總統復電在穗之何應欽，促其轉達南京，共商大計，故何遂於四月八日會從由穗返南京。因來京之三位「民主人士」，尚在靜候政府方面的佳音也。

何應欽廣州之行，諛料結果並不圓滿。因國民黨之中常委，均堅決不能接受無條件投降，並要求何應欽能作保證，何應欽口頭上表示決不向中共投降，但措詞用句，以及何應欽平的看法，國是的態度，顯然不能使廣州方面完全同意。尤其與C.C.，太子系有關的立委委員，更對李何在南京的所作所為，表示不滿。故南京方面，現已面臨和戰的十字街頭，如果完全接受中共的條件，則國民黨內必將發生大變異，若不接受，則中共不久即將渡江，就是打，也沒有辦法再打下去了。現毛澤東的覆電已經到達南京，雖表示中共願採寬大態度，但對戰犯一項，依然堅持，並希望政府方面能具體實現其八項條件，則和平方有可期，否則，自然很難遊客也。到南京方面，正在日夜召開緊急會議，預備明確答覆這一個問題。今日復傳中共已下停止攻擊令。故為和為戰，不久即可揭曉，亞大局現正醞釀巨變也。（四月十日）

歐遊雜憶之一

沒有祖國的法國華僑

(新聞小品)

徐鍾珮

一九四五年，在巴黎開國際婦女大會時，我們一羣中國女代表，在一家中國的飯館裏午餐，席間開設會議中我們和其他國家代表唇舌舌戰的經過，正熱烈談論間，席主劉老帥忽然上前來為我們每人斟上一杯，他說：「我身為中國人，在外國常常受氣，今天你們們說，你們在國際會議上代表中國揚眉吐氣，使我敬佩。這酒好酒，我飲之已久，今天特別拿出來敬各位一杯，表示我的敬意。」

在法國的華僑，大抵都還很熱心可愛，中國勝利以後，他們曾相約：如今我們的衣著要穿得體面了，我們不能替四強之一的祖國丟臉。據他們說：連去買東西的法國人也特別對他們客氣起來，本來他們來光顧時老喊：「喂，中國人，……」，而今他們却說：「喂，先生，……」「這一聲「先生」，是八年打仗打出來的。

說來可憐，他們這樣纏綿在着中國，中國對他們，却是薄待已極。有許多中國飯店裏的茶房，談起自己身世，涕淚縱橫。天知道，他們去巴黎，並不是仰慕法國的花花世界，也不是出來賺一鎊金。他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國參戰後派出去的華工。由

於他們的辛勤努力，我們的代表顧維鈞在第一次巴黎和會上才能侃侃而談，才能言之有物，才能給老虎總理克里博拍一拍肩膀，稱讚一聲「好孩子」(Good boy)，才能在德國人手裏，收回了中國的租界和租借地。

然而，這批華工的下場，却鮮有人知，他們至今淪落天涯，無法歸國。戰前，我們一羣朋友去法，若干華僑，突然的遣他們去，華僑一律馬掛長袍，鄭重其事，他們甚至匍匐在地，說自己遭受了冤枉。他們說大戰才能，當時的協約國本撥一筆款子出來，遣送他們歸國，但是巨款給官方中飽，因此他們至今無有川資。我的朋友們無從幫忙，只送給了他們全部同情。

我不知在法中的情事，是否屬實，但流落在法中的華工，我却是親眼見過。有一次在巴黎一家中國小館吃小籠包，忽然的圍面轉出來一個衣冠不整的中國人，看樣子是才喝過酒，他走到我們桌子旁邊，告訴我們他是華工，我問他現在作何營生，他說在製鐵法鐵廠，我問他那裏學的製鐵法，他懷然一笑：「不一定要學，沒有飯吃的時候，你自然什麼都會。」

因此聯想到若干年在戰前巴黎小街僻巷裏看見了裹在破布的小腳女人。到沒有飯吃的時候，她們會想起自己身上還有一雙小腳，她們會與人與處，於是伸出一雙畸形的小腳來供人欣賞，我何忍苛責她們丟了國家的臉，她們原可說是沒有國家的人，她們那裏受過國家的絲毫保護。

這有些動工做學生，現在也流為茶房之流，想當年他們腳踏滿志的出國，滿懷披金戴銀，就可以睡手得高官厚祿，誰知國事多變，他們的夢也隨着煙消雲散。自此他們的學費沒有了接濟，路費也沒有了着落，蹣跚的漂流在法國，今生怕再也無救和中華民族一面。

自然也有華僑在法國發了大財的，巴黎的一位進姓華僑，開着大飯店，一日出進數十萬法郎，有錢已極，落魄的中國學生，都在那裏找差事，充當那計客房，因此這位張先生厭厭兒瞧不起所謂「留學生」。

華僑離國既久，祖國的文字逐漸疏遠，我一位姓史的朋友，在巴黎小飲時遇到一位中國人，相談起來，也是姓史，第二天我的朋友接到那位史先生來信，劈頭就是：「××家兄」。他們常把自己寄居的國家稱家國，譬如

在法華僑寄信給瑞士華僑，常寫：「從敝國到貴國……」歐洲華僑不像美國似的以廣東四邑幫為多，而是浙潮青田幫最厲害，尤其是青田人，在歐洲到處都是，他們對歐洲地理，瞭若指掌，何處入口可以不用查照，若那裏進去可以免得查關，全都清清楚楚，為此他們來去自由，根本不必有什麼簽證麻煩，而況他們身上也就沒有幾個國有護照。

華僑以藥業為最多，中國藥舖名全國，以此為甚，他們在生意也就不放。他們最不受存銀行，有錢就放在身上，以前官價外匯只有二十元一美金時，他們想着匯回去不合算，東打西作弄的請人帶，請人轉匯，為此也不知給人家騙去了多少。在荷蘭，甚至堂堂保護僑民的外交官，還保護了一個僑民的毒酒販，一把眼淚一鼻涕的，逼他認罪。

歐洲華僑，多半是小股經營，無甚巨商大賈，有些人自前清宣統退位後就未曾回過中國。對中國情形，說不出的隔膜，然而却反能頻頻的訴說兩次大戰遭遇，和他們在法國的逃難苦況。

有些留學生畢生研究，長將國情，却選擇在學生堆裏領學生津貼，這些人大概也不會再作返國之想。在法國租界便宜，甚至國內幾封家書或朋友來信，信封上的郵票就足夠糊口，外國勞作又寬，隨便出賣幾小時勞力也可將就度日，國內的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嚇得他們更不敢返國。在外久居，和國內的接觸愈少，接觸愈少，感覺得回國後的束手無策，還不如在國外苦混。

英國僑民比較腳踏實地，也是以餐館洗衣染的為多，中國僑民大半住在東倫敦，就是倫敦之東，大有英國唐人街之概。所居中國人並不多，中國人較多的是，是英國的港口利物浦，那裏常有中國水手來往，也常有中國水手走私鴉片魚，香腸蝦米等東西來。有些人理髮整潔的整齊：這些水手也走私鴉片，但不知到底是是否屬實。

我認爲在我所見過的所謂唐人街裏，以印度的為最，中國人在巴黎的飯店，堂菜的也有，但德水灣的巷裏，也有龐龐的中國小店，英國東倫敦一直就是貧苦人家的住宅區，相當地的生活水準比起來，這些流落在外的中國人，當然非常堪憐，但從沒有印度之甚，印度加爾各答也是穢濁污水，並不算清潔，而唐人街進去就是一股臭氣。他們住的地方得得險，無有地，女人全是在中國短衣上披一件沙麗，儼然印度裝束。唐人街上的南京酒樓，在戰時門前都都不准美國士兵進去，門上掛着美國軍部的佈告，認爲唐人街是(CHINA TOWN)的區域。地區太狹，不合衛生，士兵不許前去，如有違令的，憲兵可以加以逮捕，若干著名而去的美國士兵，都是易服前往，身穿便服。

歸後重又難離家，想自己一生為戰事流離顛沛，總免不了字跡冗亂，但想得起巴黎流落在外卅載的那些時等，人，我又覺得自己幸福多了。(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於台北)

歡迎直接訂閱。

歡迎直接訂閱。

中央銀行拋金記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上海通訊)

四月四日，正是孩子們歡度佳節的第二天，中央銀行在黃金市場上突然拋出了幾手金，拋金六十餘大條，數達兩公噸，引起上海金融界的軒然大波，大小行莊因亂不顧寸而動搖者，竟達二十餘家之多。

事後，那位投政雲的小同鄉央行業務局長林崇璣，曾以勝利者的姿態，沾沾自喜的向記者發表談話說：「此種無限制的高價拋售政策，實為打擊投機者的最好手段，經過這一次救劑以後，必能使投機風氣為之稍抑。然而，事實却並不那樣簡單，因為，上海依然是一個投機者的世界，「冒險家」的樂園。」

在這一火巨額拋金之前，林崇璣曾接到劉政雲從南京發來的電報，說是最後一物價的狂漲，中樞極為注意，立法院方面又對立法停止拋售，影響物價，頗多指責，要林崇璣同一機。

金誠的吸買為什麼會這樣的大呢？原因是他們已經獲得確實的消息，說中央銀行庫存的黃金已經不多了，他們估計這一天的扒取，已使央行底告罄，今後控制市場缺乏實力，金價格，必將飛漲。所以就動用了所有行莊的資金，來與中央銀行作一次最後的決鬥。這一個估計當然不是沒有根據的，表現得特別差錯。

去年在改革幣制時收進的黃金，大部份已運往上海，加以存兌金銀時流出的數字也不在少數。總統手令停止黃金南運時，上海庫存的黃金為數本已不多，而三月卅一日那天，央行又曾在市場拋出三千六百餘條，故庫存的黃金確已有不敷之虞。

但中央銀行這一次，拋出三千餘條，價格始至一千二百八十五萬，但僅僅維持了十多分鐘，「財政經濟改革方案」決定成立金銀市場之際，即會與閉居香港之際，宋面安，開往行政院長時代以「拋金專家」著稱，徐堪與劉政雲均曾先後登門就教，宋均認為控制金價是不仰物價的主要手段，結果就由政府把去年節儲下

來的外匯一億餘美元撥付宋在美國的金業機構，而由宋代向美國以卅五萬美元，借給美國官信託的黃金市價，每盎司買四十七元五角美金，這是在得益斯黃金之內，政府至少可以賺二元五角美金，這筆生意當然可觀。徐堪預計一億美元的黃金如果運回上海拋售，至少可以淨賺三千五百萬美元。

直到三月廿九日的那天，第一批由美運回的黃金二十萬盎司始行抵滬，這是林崇璣所以於將庫存黃金作預注一擲的主要憑藉。

這當然是出於一般金商意料之外的。不過，由美國運來的黃金，並不是種好的條子，而是整塊的廢金。因此，那天拋售的時候，條子還在中央道帶廠開鑄，許多金商都不曾拿到金條，僅拿到中央銀行的一張紙條。當天下午，央行換金條，林崇璣到時，拿着一張紙條，到所外平頭面是華南的黃金也於五元日運到一部份。同時，說決不與劉政雲林崇璣就此睚睚，「官商門法」的好戲，現在纔告開端而

車代步的經理黃理之流，都與叫化子齊三同在，這是在他們生平所未曾遭遇過的苦悶。第二天一早，為了奔救警察，就及四出奔走。但是，大清早又到那裏去奔頭寸，結果，有些弄到現鈔的，就以麻袋裝着去繳款；奔不到頭寸的，祇好拿黃金與中央銀行的倉單去退債。

四月五日早上，林崇璣曉得很多行莊搬不進去，一清早就到中央銀行去辦公，他一聽到到行莊以黃金來抵頭寸的，於是就關照出納科的分爲止，還有十多家沒有執照，於是，一般行莊的經理黃理，不得不分乘汽車四出張羅，弄五折抵賬，結果以九百餘元之數，收回一百一夜之間，中央銀行懸空了二百多條，很多金條與行莊因此而損失不貲。「官商門法」的結果，自然還是中央銀行勝利了。

場外竟到達九百萬。林崇璣靈機一動，他想：此時不換，尚待何時？當天上午，就將收回的通貨放出，吸進二千五百餘條。這一下，不但把拋出的黃金全部收回，而且也收回了近三百億的金圓券，林崇璣還不該趾高氣揚嗎？

然而，得意忘失意時，林崇璣這一次對金融界的打擊，却引起了一不良的後果，一方面黃金市場中的反擊，各金號都不再在場內交易，而把交易的重心移至場外；同時，把場內的價格盡量压低，弄得有行無市；場外價格則拼命抬高，不使中央銀行有抽足餘地。於是，這兩天金圓幣物價一飛冲天，弄得有一般不可收拾之勢。另一方面是銀錢業爲保全自身安全起見，厲行當日票據不能抵用，謹慎自守；同時，拋金結果引起行莊動搖，尤其是浦東銀行、光華銀行與大德莊三家損失甚大，而其中浦東銀行的後台老闆，聽說決不與劉政雲林崇璣就此睚睚，「官商門法」的好戲，現在纔告開端而

不是結束。(四月八日)

著稱，徐堪與劉政雲均曾先後登門就教，宋均認為控制金價是不仰物價的主要手段，結果就由政府把去年節儲下

來的外匯一億餘美元撥付宋在美國的金業機構，而由宋代向美國以卅五萬美元，借給美國官信託的黃金市價，每盎司買四十七元五角美金，這是在得益斯黃金之內，政府至少可以賺二元五角美金，這筆生意當然可觀。徐堪預計一億美元的黃金如果運回上海拋售，至少可以淨賺三千五百萬美元。

直到三月廿九日的那天，第一批由美運回的黃金二十萬盎司始行抵滬，這是林崇璣所以於將庫存黃金作預注一擲的主要憑藉。

這當然是出於一般金商意料之外的。不過，由美國運來的黃金，並不是種好的條子，而是整塊的廢金。因此，那天拋售的時候，條子還在中央道帶廠開鑄，許多金商都不曾拿到金條，僅拿到中央銀行的一張紙條。當天下午，央行換金條，林崇璣到時，拿着一張紙條，到所外平頭面是華南的黃金也於五元日運到一部份。同時，說決不與劉政雲林崇璣就此睚睚，「官商門法」的好戲，現在纔告開端而

車代步的經理黃理之流，都與叫化子齊三同在，這是在他們生平所未曾遭遇過的苦悶。第二天一早，為了奔救警察，就及四出奔走。但是，大清早又到那裏去奔頭寸，結果，有些弄到現鈔的，就以麻袋裝着去繳款；奔不到頭寸的，祇好拿黃金與中央銀行的倉單去退債。

四月五日早上，林崇璣曉得很多行莊搬不進去，一清早就到中央銀行去辦公，他一聽到到行莊以黃金來抵頭寸的，於是就關照出納科的分爲止，還有十多家沒有執照，於是，一般行莊的經理黃理，不得不分乘汽車四出張羅，弄五折抵賬，結果以九百餘元之數，收回一百一夜之間，中央銀行懸空了二百多條，很多金條與行莊因此而損失不貲。「官商門法」的結果，自然還是中央銀行勝利了。

場外竟到達九百萬。林崇璣靈機一動，他想：此時不換，尚待何時？當天上午，就將收回的通貨放出，吸進二千五百餘條。這一下，不但把拋出的黃金全部收回，而且也收回了近三百億的金圓券，林崇璣還不該趾高氣揚嗎？

然而，得意忘失意時，林崇璣這一次對金融界的打擊，却引起了一不良的後果，一方面黃金市場中的反擊，各金號都不再在場內交易，而把交易的重心移至場外；同時，把場內的價格盡量压低，弄得有行無市；場外價格則拼命抬高，不使中央銀行有抽足餘地。於是，這兩天金圓幣物價一飛冲天，弄得有一般不可收拾之勢。另一方面是銀錢業爲保全自身安全起見，厲行當日票據不能抵用，謹慎自守；同時，拋金結果引起行莊動搖，尤其是浦東銀行、光華銀行與大德莊三家損失甚大，而其中浦東銀行的後台老闆，聽說決不與劉政雲林崇璣就此睚睚，「官商門法」的好戲，現在纔告開端而

不是結束。(四月八日)

著稱，徐堪與劉政雲均曾先後登門就教，宋均認為控制金價是不仰物價的主要手段，結果就由政府把去年節儲下

春水星火的台北學潮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台北通訊）沖，打了他們兩個耳光；「調導長，不關你事」

訊）台灣的學生非常，這時其他的警員也趕到了，將兩學生帶回警署。

學校以外的事，不願出面，就在這當兒，另一個台大的學生在旁發聲。

來去當官，因此光復很少，現立刻跑到新生南路，大宿舍報信，師院學潮。

據記者所知，只有兩生也得了這個消息，面道有認識劉局長的。

次：第一次是三十六年，兩校共集合了六七百人之多，初的反美遊行，第二次。

是本年春師院學生數，師，此時派出的巡官，他冒充局長。這個

員發生衝突。不幸最近，對警員負拘束來的巡警，新發現使快要平靜了的

又發生了第三次，起因，警員數名，將這兩個學生，是三月二十日晚九時，

台大法學院一年級學生，未到分局而兩校學生已，何景岳和省立師範學院

學生李元勳同乘一輛脚踏車，局長林修瑜出來接見，路車，被第四分局中正

路車，被第四分局中正，學生要求釋放何、李二，東路派出所由大安橋脚

近警員，即上前攔路，未送到，叫我如何釋放，因為兩人同騎一輛脚踏

車，在台南是巡警的，到連，林局長當場釋放，所以警員想連法即執

行任務，與不送到兩位，學生們還是情緒激昂，未來的學士相應不理，

（一）嚴懲肇事人員，（二）司，於是披掛就罰，學生沒有辦法，只好派自

己的警隊受到了傷害，總局長親來道歉。（三）已入輪流監視。

師院聯合校無形停課，學生生集合推選，準備遊行示威，到警署總局請願。

可是兩校不願學生有百分之九十不參加，雖然衝突的兩派，

何、李兩入及警員都，是本省人，參加遊行入，成請願的學生百有八

十以上是外省籍。這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頗耐人尋味。

住在公園路宿舍的學生先整隊出發，由女生領先，到羅斯福路校

本部集合，經過一度會，修隊而出，經過一度會，高，並選出台大學生王

惠敏等六名師院學生趙朝陽等六名師院學生趙朝陽等六名師院學生

趙朝陽等六名師院學生趙朝陽等六名師院學生趙朝陽等六名師院學生

以打人嗎？後來還是江、周至強、朱光權、

主席團學生出來解圍，盧秀如、孫達人、王惠

慶局長進去，大家在警民、林火輝、許貴湯

局門口唱歌，圍結就是力量」口喊後整隊而去。

主席團請劉局長下，條子放與警長和林分

局長回局，劉說：「他是你們扣留的，又不

是我下令拘押，怎麼要我下條子，這件事由你

們去辦」。他們也去，當天中午將魏林送回警

局。放劉局長乃於三月二十二日出版的中華

新生、公論三報上，同，時刊登警署啟事一則：

「三月二十日晚九時半，中正路警察派出所警

察，因處理台大及師院學生兩人同乘一輛脚踏

車事件，發生糾紛，致使兩校學生發生路受處

辱，殊感歉疚，并希望學長協助助政，整頓

學風云云。而省參議會，對此事也發表了聲

明，希望省府能保障教育，釋放無辜者。現

台灣警務司令部，已於三月八日將被捕十九個

學生，與同時被捕的兩

個記者，均已備文送至

台北法院，依法審判。

現南京的「四一學潮」

甫起，而台北的「四六

事件」又生，真使平靜

的台灣又添添了一場風

多事之秋」啊！

（四月七日密）

本刊首創★新聞小說

冬厚的按摩女

本刊特派台灣旅行記者秋田

短篇連載(廿五)

台灣是一種亞熱帶的季候。在寒流盛多的時候，這裏就像秋天；如果在江南一帶是夏天的話，則這裏便好像是熱帶了，因為台灣四面臨海，熱帶雖然熱，但只吹來大雨一陣，或入晚以後，由四面海洋上吹來的一帶風，就會將熱氣台灣上空的熱流，自然而然的慢慢的吹散；因此，雖然現在已是夏季，雖然台灣的夏天悶熱難耐，雖然我早就預備在今年七月半以前計劃離開台灣，可是，為了花野杏子的關係，我終於一延再延的留下來了。

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想將我底心交給花野杏子，我想向花野杏子坦率地傾訴我底愛情，因為，我已經不能再忍耐了，我要大膽地，排除一切障礙來愛她；同時，我也期望她能夠接受我底愛情。然而，每當我一碰見她，或與她在一起時，我並沒有勇氣說出來了。雖然，在過去的四個多月內，根據我與她的接觸，根據我與她底往還，我已判斷她的確相當的愛我，但是，我沒有勇氣向她表白，而且，我也不確切地把握着她的確能愛我。同時，環境在我與她四圍的環境，又是如此地惡劣而複雜，她說她不一定能討愛我，就是果能討愛我，而那個非常討厭的實經理，更是我們之間的致命傷；因為，聽說那個實經理，最近已向花野杏子數度揚着警告：不准她再與我接近，甚至不准她再

替我按摩，電話是林慕莉小姐問向我透露的。他當我每次直接詢問花野杏子時，她不是矢口否認，便是支吾其詞，或者是用別的法來將我的話岔開，真使我摸不著頭腦，「春」也摸不着頭腦。但每次當我走進「春」浴室，如果她是偶而遇到那個實經理時，他總是用一種鄙視的眼光盯着我，從他這種鄙視的眼光裏，我知道他對我的底底，自然是有關他與花野杏子太接近的關係。故有關係警告花野杏子，不准她再替我按摩的謠傳，也自然不盡是空穴來風。

實經理是新竹井上的人，他底名字叫春泉，春泉浴室之「春泉」二字，便是從他底這個名字改變而來。在新竹，他是一個擁有卅一個下女的主人。而這些下女，都是他想盡辦法，在各地物色而來的。她們大多由於貧困，窮苦，而被她們的父母，出賣給實經理的。在這些下女裏面，有的是終生租給實經理，有的是以十年或二十年為租期的「租」給實經理的。他不論是終生出賣，或定期出租給實經理，但她們底命運，則完全是一樣的。因為，她們被實經理物色來了以後，實經理用種種方法，來訓練她們，奴役她們，使得她們一個個成為實經理的「按摩女」。她們有些在名義上雖然的「按摩女」，但事實上，她們有時也便淪為一種變相的「私娼」。如果，她們之間的一個，要偶而被某一個

客人看上了的話，則某一個客人，便可用一種相當的代價，來將他所看中的那一個少女買回家去做姨太太，有時，甚至祇有「姨太太」之實，而無「姨太太」之名。假如這一個男人感覺厭倦了時，則他依然可以用另一個變相的方式，將「她」再出賣給別人。因為，買者對於被買者或者是被賣者，無形中具有一種極大的權力，而被買者幾乎絲毫沒有反抗的能力。這與歐戰在十月革命以前的農奴制度，和我國古時農代君主專政時的一種奴隸制度，頗有近似之處。這是一種人吃人的事實。在台灣，犧牲在道下面的少女，真是難以數計。而花野杏子，不過是千萬個少女中一個最不幸的少女而已。

溪口之會

(新聞稿) 冷靜將近半月的溪口，自四月一日政府與蔣代表去平後，又突然熱鬧。張岳軍於三月卅一日起，來南京與蔣代表代表行後，第二天即奉召赴奉化。這是個重要會，在台灣的王世杰，雷震和俞大維也飛來出席。在這個會中曾根據談話的一切資料，對政府與共黨和談中可作的最低讓步條件詳為討論，歷時一週。所以張羣返抵南京時向新聞界透露「蔣總統決支持和平」一語，確有幾分根據。

中國新聞(週刊)

第四卷第四期

三十六年七月七日創刊
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發行人：唐賢龍

總編輯：魯克

編輯者：本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中國新聞週刊社

編輯委員：

(以姓氏筆劃多少為序)
王洪鈞 王炎 茅傑傑 俞大維
容又銘 梁公權 崔振戎 張
梅雨 雷潤波 唐賢龍

各地特派員：
白海： 陶風 廣州： 何顯賢
香港： 尤明 星島： 曹霖
重慶： 關劍情 武漢： 杜霖
成都： 雲峯 蘭州： 馬笑雲
西安： 東方朔 福州： 林一武
青島： 趙海帆 北平： 何盈
昆明： 趙乃時 北化： 帆羣
上海： 李杰 長沙： 牛英

社址：南京磯亭春卅八號
電話：二二九九三

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中路
二一七弄四號二六室

電話：九二三〇〇

華南辦事處：
廣州東山保樂路三號二樓

台灣辦事處：
台北東門町和興南橋
三十六巷廿二號